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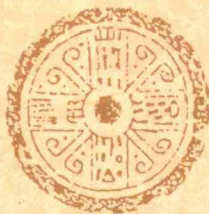
诗赋研究丛书

• 赵逵夫主编 •

# 诗经蠡测

(修订本)

郭晋稀 著



222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诗赋研究丛书  
赵逵夫 主编

阜阳师  
藏书

# 诗经蠡测

(修订本)

郭晋稀 著



207.222  
6807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蠡测/郭晋稀著. —成都:巴蜀书社,2006.9  
(诗赋研究丛书)

ISBN 7-80659-905-3

I. 诗... II. 郭... III. 诗经-文学研究  
IV. I207.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8371 号

诗经蠡测(修订本)

郭晋稀 著

---

责任编辑	周田青 张玉亮
出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址	www.bsbook.com
发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028)84122206
版次	200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06年1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张	8.375
字数	200千
书号	ISBN 7-80659-905-3 /I·291
定价	17.00元

---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 《诗赋研究丛书》序

赵逵夫

文学的领域中，什么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特质？诗赋。人们常说，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语言的艺术。尽管世界各个国家文学的百花园中都有诗，但是，中国的诗歌产生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是独特的汉语的艺术。

汉语最大的特征，就是单音节，无词尾变化。古汉语则一字一音，一音一义，无附加成分。双音词一般由单音词组合而成，伸缩分合甚便。汉语又是以汉字为记录符号的。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结构特征，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书面语交际中误解的机会，又在表情达意和读音上有一定的提示、暗示性。所以，所谓“文言”，其词语的组合搭配，词序的变化，用词中的借代等，都十分灵活，在体现语意的缓急轻重及此轻彼重、此重彼轻以及与其他事物的关系等等方面，不必加附属句，即可通过词语句法的变化含蓄地表现出来。抒情言志、通幽达隐，以有限的文字，表无穷的含义，实非其他语种可以比拟。

又由于一字一音的方块汉字的特征，中国诗在语言布置方面可以作到形式上的完全整齐同节奏音律上的错综变化的统一。对

仗、骈丽的艺术美因素也因而形成。

诗在本质上是抒情的，小说在本质上是叙事的。中国传统的诗歌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而长于抒情。黑格尔在其《美学》的《抒情诗》一节中说：

在对东方抒情诗方面有卓越成就的个别民族之中，首先应该提到中国人，其次是印度人，第三是希伯来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sup>①</sup>

尽管黑格尔对中国的诗了解不太多，但也道出了部分的真理。

中国诗歌抒情特征的形成，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sup>②</sup>但同汉语汉字的特征应不无关系。

但是，诗毕竟是各民族所共有的文学式样。真正由汉语汉字的独特性而形成的我国所特有的文学式样，是赋。骈文亦以骈辞俪句为特征，但骈文中有些不属于文学的范畴，故这里只说赋。

所以说，在文学的领域中最能体现我国文化之特质的，是诗赋。

自《诗经》最早地集结了我们民族抒发喜怒哀乐的歌唱和反映着当时政治礼仪、社会风俗的诗篇之后，屈原融合南北文学，写出了千古绝唱《离骚》，从而登上了世界文学的高峰。此后贾、枚先后承风，开汉赋先河；马、扬以巨丽为美，润色鸿业；班、张赋京都，赵、蔡疾世邪，摹物抒情，俱有佳构。及至六朝，则诗人迭起，赋家如云。说到唐朝，则无论诗，无论赋，都是美不胜收，如初唐四杰，李、杜、韩、柳，及樊川、玉溪，岂止是诗

坛神笔，实亦是赋苑圣手。宋代以后，诗、词、曲、赋，俱有发展变化，其切今辄古者，代不乏人。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为我国民族精神的确立时期，而《风》《骚》辉映，也奠定了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汉唐盛世，一以赋睥睨八荒，一以诗雄视百代。则《风》、《骚》、诗、赋，不仅是中国文学文化的宝藏，也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体现和中华民族统一团结的纽带。

为此，我们在文学的领域中选择了诗赋，决定出一套《诗赋研究丛书》。

这套丛书中既有老一辈学者几十年研究心血的结晶，也有中青年学者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所作的新的探索；既有研究专著，也有对作品的整理、诠释和评注。后者主要是想在目前被忽略了的方面作些工作。当然，某些热门课题中，我们也有一些自己的心得，将提出来与学术界朋友们共商。

希望得到学界朋友的支持与批评指正。

1993年5月于西北师大中文系

#### 注释：

①黑格尔《美学》第三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31页。

②如黑格尔认为，哪些民族的诗较发达和成熟，同民族特性、时代观感和世界观有关。他说：“在民族特性，时代观感和世界观之中又有某一些比另一些更适宜于诗。例如东方的意识比西方的（希腊的是例外）就较适宜于诗。在东方，未经分裂的，固定的，统一的，有实体性的东西总是起着主导作用，这样一种观照方式本来就是最真纯的，尽管它还不具有理想的自由。”见同上27页。

## 重读《诗经蠡测》——代序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赵逵夫教授来电话说，他要将先师郭君重晋稀先生的《诗经蠡测》增订再版，命余作序，令余深感惶恐。盖以先生师出名门，青年时就英气勃发，聪敏过人，每有著述，深得杨遇夫树达先生、曾星笠运乾先生等大师的赞赏，国学功底深厚；及壮，则愈加勤奋，无论环境逆顺，只要有可能，总是手不释卷，以至废寝忘食，故而学术已达很高境界，《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一出即蜚声中外；至老，对事业更为执著，不知老之将至，专心研究，著作甚丰，然不轻易示人，仅就先生生前出版的几部书而言，件件堪称精品，凡是读过其书者，无不为其的知识渊博、学贯古今、见识高远、新意迭出所折服。对这样一位深受学界尊敬的学术大家的著作，浅薄如余者，只有高山仰止之份，安敢妄加评议。转而又思，先生已驾鹤西去，传扬先生之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治学精神，是众弟子责无旁贷之事，于理于情皆不容推辞，于是只好强援拙笔，略述学习心得体会于次，

聊表对先生的怀念之情与感激之意。

作为儒家经典和中国文化重要元典之一的《诗经》，两千多年来，备受推崇，历代治《诗》者不可尽数，从各种角度、各个层面，以各种方法注《诗》说《诗》的著述，流传至今者亦不下数百种。在此基础上，能够超越前人有所突破，绝非浅尝辄止所能奏效；即使用力数年，熟诵经传，若非有深厚的学术修养、科学的治学方法及勇于创新的学术精神者，亦难做到。郭师治《诗》数十年，所写札记积稿盈尺，择其要者编为《蠡测》，篇幅虽然不算太长，却是厚积薄发，言必有据，道前人所未道，独树一帜，新人耳目，俨然大家风范，称为《诗》学中不可多得的巨著，不为过誉。

《蠡测》在多方面都对《诗》学做出了新的贡献，举其要者，有如下数端。

### 一 立足全书，发凡起例

《诗经》305篇，各篇的创作年代虽相距甚远，但编辑成书的年代大概在春秋中期以后，又经过朝廷乐官的专人整理，因而不仅风、雅、颂各部之内有统一的体例，全书在句式结构、用韵规律、用词习惯等方面亦有大体一致的通例。前人虽然已经注意到这方面的特点，但大都止于其显而易见者，至于隐存于《诗》中的诸多语例，则揭示甚少。这对后人准确了解诗意形成了障碍。郭师《蠡测》在这方面做了重点研究，创获甚多，其发凡起例之功，启迪后学之惠，实超越于前代，独步于当今，当收纲举目张之效。



1. 《诗》中重叠字例不作动词，多作形容词或副词用，亦偶有作名词者，如“燕燕于飞”的“燕燕”。“其余的重叠字都是副词或形容词，如果有争执的话，只是究竟是副词还是形容词，不会认为是动词的。”如“采采”一词，古今注家都把它摆在语例之外，其中“采采卷耳”（《卷耳》）、“采采芣苢”（《芣苢》）两处，旧注和今注都把它当作动词；“蒹葭采采”（《蒹葭》）、“采采衣服”（《蜉蝣》）两处，毛《传》又以为是形容词；朱注《蜉蝣》亦解“采采”为形容词，而于《蒹葭》则说：“采采，言其盛可采也。”徘徊于形容词与动词之间。这是自乱其例。郭先生认为，“采”字本是动词，当作动词用时大抵都不重叠，如“薄言采之”、“言采其薇”、“于以采蘋”、“于以采藻”、“采芩，采芩”、“彼采葛兮”、“言采其莫”等等，其例极多。而“采采”叠用时，非用“采”字本义，而是借字。如《蒹葭》一诗，毛《传》注“苍苍”云：“盛也。”注“凄凄”云：“犹苍苍也。”注“采采”云：“犹凄凄也。”若依《蒹葭》诗例，“采采卷耳”、“采采芣苢”之“采采”亦可换成“凄凄”或“苍苍”，因为“采，创宰切；苍，七冈切；凄（萋），七稽切”。为同组双声，可以通假，因而“无论从词例讲或者从声音讲，采采本来是形容词，释成动词是错误的”。（《风诗蠡测初篇》一）

2. 《诗》中形容词、副词以“有”字作词头者，相当于该词之重叠词，用以状事状物。此例王引之在《经传释词》中已经论及，但所言简略，亦未引起后人重视，故后人释《诗》未能发挥王说以纠旧注之误。郭师《蠡测》中详举《诗》中此例加以阐释，并对旧注之误加以拨别，使此通例得以彰显。《蠡测》将“有”字的此种用法，大致归纳为如下五种：（一）从诗中同一章

的对文，可知形容词、副词以“有”字作词头者，相当于该词之重叠词；（二）从同一篇诗内各章相对应之处，可知以“有”字作词头之形容词、副词，相当于重叠词；（三）从同一章诗内各句皆用重叠词，唯一句改用“有”字作形容词、副词之词头，知此句亦为重叠词；（四）与上相反，同一章诗内，多用“有”字作形容词、副词之词头，惟一句两句用重叠词，知其以“有”字作形容词、副词之词头者，皆相当于重叠词；（五）有此诗用“有”字作形容词、副词之词头，而彼诗作重叠词者，知此诗亦当作重叠词。经郭师梳理归纳之后，使读者豁然开朗，对“有”字的此种用法，了然于心，用以释《诗》中此“有”字的各种句例，无不通达，其意尽明。

3. 其句式相同者，则对文义近。郭师认为，“《周颂》创作时间较早，其余则周厉以后三百年左右所作也，构辞缀句，大都义例相同。所以释诗应照顾全书，不可脱离它诗，单独为说”，“《诗经蠡测》亦以此为准则也”。例如，《小雅·楚茨》：“礼仪卒度，笑语卒获。”《皇矣》：“维此四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获”“度”对文，义应相近。毛《传》训《楚茨》之“获”为得时，训《皇矣》之“度”为“居”，实误，盖“不知获为爰之借字”，“爰，度也”，故其解皆失正诂。又如《邶风·泉水》：“不瑕有害。”《二子乘舟》：“不瑕有害。”《大雅·下武》：“不瑕有佐。”《抑》：“不遐有愆。”瑕遐同从段声，皆当借作遐，《尔雅·释诂》：“遐，大也。”后引其本师曾运乾先生说：“不遐有佐，犹言不大有差也。佐当读如差。”“差”“佐”同从左声，曾说极是，可知诸句义皆一致（《雅诗蠡测（大雅部分）》十八）。此例甚多，不胜尽举。

4. 诗篇各章，句式一致，韵脚变字，声近义通。《蠡测》说此甚详，虽大量举出风、雅、颂各部分例句为证，令人不得不服，但仍告诉读者，“上所举例，容或有未尽者。循例推求，可以知矣”。最后阐述《诗》有此例因由道：“古人作诗，重章叠咏，所以再三咏唱，发其主旨，不必每章取义不同，而且各章用意近似，惟有反复唱叹，才足以发人深省耳。然各章变韵，不能不变其辞以就韵，韵既变矣，此韵中不必有上章彼韵中同义之字，故取音近之字以代之，音近而义通也。此所以诗篇之中，各章句式相同，韵脚变字，每每与上章声近而义通也。或者韵虽变矣，两章之韵仍可阴阳对转，故取对转之音以代之，亦音近而义通也。又何疑！后人读诗，既不必知重章叠咏用辞之通例，又不解诗人取音近义通之条例，所以诗失其诂，虽毛公郑君亦有所不免矣。”（《颂诗蠡测》五）重章叠句本是《诗》之显例，前人言之极多，郭师能在人人熟悉的旧题目上揭发新的义例，并给以合理阐释，实属难能，对后之习《诗》者启迪之功，则更加可贵。

## 二 方法科学，言必有据

大匠诲人以方，授人以道。《蠡测》在这方面，堪称典范。郭师治《诗》所以能取得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与他所采用的方法之科学密不可分。读者若能仔细体会，举一反三，定会受益非浅。

郭师的治学方法，在《蠡测》中表现最著者有如下数端。

1. 以声韵之理明训诂之道。“声音之道通于训诂”，“训诂通

而诗人义显矣”（《声类疏证》第66条）。这是古代，特别是清乾隆嘉以来的优良传统，但已往学者专攻韵学者多，研究声学者少，故而训诂多谈韵转，少谈声转。郭师为声韵学大家，其著《声类疏证》熔声转、韵转为一炉，并重点用阐明前人所忽视的双声正转、同位变转的理论系统，论证了声学在音韵学中的重要价值和地位，可谓前无古人，在音韵学史上具有无可争辩的里程碑意义。而《诗经蠡测》正是运用其完备的音韵理论来解决古籍训诂问题的一次重要实践，与《疏证》一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蠡测》中以声韵通训诂贯彻始终，且新义特多，令人叹服。例如对《卷耳》“嗟我怀人，真彼周行”中的“周行”一语的注释，毛《传》谓“周之列位”，朱熹解为“大道之旁”，前者误，后者大体近是，但未从训诂上讲明理由，仍有漏洞。郭师认为“周”是“中”字的假借。“周在古韵幽部，中在‘夆’部（或称冬部），两部对转通用。中，陟弓切；周，职流切；前者在知母，后者在照三，两字古声同在端母，同纽双声。《小戎》用‘阜’、‘手’、‘中’叶韵，是正对转；《车攻》用‘调’、‘同’叶韵，《离骚》用‘调’、‘同’叶韵，是‘幽’、‘邕’（或称‘东’部）旁对转，例证极多。《皇皇者华》：‘周爰咨諏（谋，度）’，旧依《鲁语》把‘周’训为‘忠信’，‘信’字不过是足句增字，‘周爰咨諏’，是‘咨諏爰周’的倒文，是‘谋问于忠’的意思。《绵》‘周爰执事’，就是‘忠于执事’。《左传》襄十四年：

君子谓子囊忠，君死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

‘行归于周’就是‘行归于忠’，用《诗经》‘周’字，总结上文

的三个忠字。旧注讲这些周字，大多数是对的。可是不明确，不透彻，有时就把人搞糊涂了。”广征博引，言之凿凿。然后又讲“行”字，在《诗》中大多数训道路之“道”，因而“周行”就是“中道”，“中道”之倒文就是“道中”。“这也是《诗经》中的语例”，“把它移置《诗经》全书，解释是处处妥当的”。最后又以“是否有例外？我认为没有，只有引申”的自问自答方式，杜塞疑窦。下文便以《鹿鸣》“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为例，详解其引申之义（《风诗蠡测初篇》之一）。真是逻辑严密，论述周详，天衣无缝，令人信服。

其他如释《山有扶苏》中“子都”、“子充”：“都”、“充”皆为“姝”（媼）之借字。“子都”就是“子充”。因“姝”、“媼”同音，古韵在区部（或称侯部），“都”在古韵乌部（或称模部），区乌旁转。又“都姝媼古本双声”，皆读舌头。而“充”字亦“姝”（媼）字对转。充，昌终切；朱，昌朱切，古今音都是同纽双声。“姝”（媼）古韵在区部，“充”在邕部（或称东部），区东对转。因此，“换子都、为子充，只是诗人的狡狴，子都、子充是一而二、二而一罢了”（《风诗蠡测初篇》五）。又如释“邂逅”是“佳媼”或“佳偶”的音转云：“佳和邂都在古韵恚部（或称支部）”，“邂”本作解，“解”、“佳”“同在见纽，为同纽双声”。“逅”本作“遘”，故可通“媼”。所以邂逅可以通作佳媼，佳媼本即佳偶。释《邶风·北风》“携手同车”之“车”为“居”之借字云：“两字古韵同在乌部，古声同在见纽，同音字也。”（《风诗蠡测初篇》三）释《郑风·遵大路》“不害故也”、《唐风·羔裘》“维子之故”两处“故”字皆为“顾”之通假字云：“顾故同在乌部见纽，此以同音通假。”（同上）此种以声韵明训诂之例遍及风、

雅、颂各个部分，亦为《蠡测》之精华所在。

和音韵之理相联系的，《蠡测》还特别列出《释诗亦宜考虑韵脚，固不宜割裂韵脚以释诗》（《雅诗蠡测（小雅部分）》十四）及《毛诗分章，不为定式说》（《颂诗蠡测》七）两节，强调指出“诗意即随韵而转移”（《雅诗蠡测（小雅部分）》十四）的特点，根据韵脚来对某些前人误读的诗篇之章节重新划分，使诗之章次井然，音韵和谐，甚得读诗要领。与此相关的还有《谈“倒字就韵”与“互换就韵”》（《风诗蠡测初篇》九）一节，亦颇多新意。

2. 既重训诂，又重词气。“汉人解经，长于训诂，忽视词气”（《风诗蠡测续篇》九），因此难免支离之病。宋人虽重词气，然时有凿空为说，失之武断。郭师取两家之长，将训诂与词气结合起来，力避偏颇，最是正途。为此特列《释诗应照顾全篇、全章》一节，以警后学。其文云：“释一句诗，必须照顾全章；讲一章诗，必须照顾全篇。”看似人人皆知之理，其实人人难以做到，古今解诗，往往有违此者。如《郑风·缁衣》：“还、予授子之粲兮”中之“粲”字，毛《传》释为“餐也”，单从训诂讲是有根据的，且句义也明白。然从全章乃至全篇考虑，就难以密合。郭师释“粲”读如《葛生》“角枕粲兮”之“粲”（鲜明貌），句意“谓授以鲜明粲粲之新衣也”，“粲”下承上文而省去“衣”字（《风诗蠡测续篇》三）。如此则全章之意明白畅达：缁衣既敝，为之改作；先去上班，回来我授你新衣。又如《皇矣》之五、六章，两用“侵”字，前曰“侵阮徂共”，后曰“侵自阮疆”，旧注释前“侵”字为“侵犯”之侵，指密人而言；后“侵”为“寝，息也”，指周人而言。郭师认为两“侵”字皆指密人而

言，“前后两侵字正相照映，若谓前为密侵，后为周寝，割裂文气，莫此为甚”（《雅诗蠡测（大雅部分）》八）。此亦为审词气而求正诂之一例。另外，《蠡测》还推而广之，将审词气用来推断省文、厘定章节上，这方面的成就尤为突出。除专列《雅诗多互文见义，行文常节省》予以阐述之外，其对《秦风·无衣》省文之填补（《风诗蠡测续篇》九），对“《九罭》之首章，即《伐柯》之末章”之论定（《风诗蠡测末篇》四），无不独出心裁，见解精当，非斫轮高手，孰能臻此。

3. 依据史实，论定诗之内容及创作年代。《诗经》中有不少篇章与史实相关，不辨不明。如《大雅·荡》篇，乃“用商王纣比喻厉王以为讽刺也。若释者舍其史实，取其故训，弃本逐末，诗义反晦”（《雅诗蠡测（大雅部分）》十三）。《蠡测》举《股本纪》、《书·微子》及《周本纪》等典籍所载史事为证，详说诗意，甚惬读者之心。又如《邶风·蟋蟀》、《相鼠》、《干旄》三篇，列于《定之方中》与《载驰》之间，郭师以为“自不应与卫人之国难家仇无关”，“翟人灭卫，戴公庐漕，齐筑楚邱，文公后兴，卫之大事，无过于是，屡见于国风，是必然的。小序以为《定之方中》乃美文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营宫室’；《载驰》为‘许穆夫人作。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皆有根有据，是以古今无异词”（《风诗蠡测末篇》一）。而于此三诗，古今说法纷云。郭师认为：“《蟋蟀》一篇非它，实许人尤之之辞。《载驰》一篇则许穆夫人紧扣《蟋蟀》之责，加以驳斥。”（同上）然后将两诗对照，逐章分析，处处密合。“自释读者不明《蟋蟀》之义，而《载驰》之意亦晦矣。两诗合读，不独《蟋蟀》之旨得，而《载驰》之意亦显矣。”（同上）。“《相鼠》一篇，则许人斥卫之辞，

借此以止许穆夫人唁卫也。”“《干旄》之作，即卫人美齐侯之馈赠也。”引《左传》闵公二年所述史实为证。如此，则《定之方中》至《载驰》五篇可视作一组，更证明郭师所说“民风本来有很多组诗”（《风诗蠡测初篇》十）是确定不疑之论，大有助于后之读《诗》释《诗》者。

另外，郭师据《史记·卫世家》及《左传》成公二年史实，考定《卫风·伯兮》当作于鲁成公二年（前588），据《汲冢周书》所载资料定《周颂·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等四篇当作于周初管、蔡大乱未平之时而不当作于大乱已平之后，皆言之成理，足备一说。

### 三 尊重传统，勇于创新

前人作基，后人构堂，乃事之常理。治学之道亦应如是。对前哲时贤之论述当博观约取，择善而从，但又不可划地自封，固守旧说，无所作为。正确的态度是在充分尊重传统的基础上，勇于创新，有所建树，使学问之道与时俱进，既有功于前代，又有益于后学。郭师《蠡测》在这方面，亦堪称典范。

《蠡测》在文字训诂方面，对前人所释之是者，上自毛《传》郑《笺》，下至近代学者著述，引证甚多，又于《江汉》、《瞻卬》、《召旻》诸诗，特列《近人注之善者选录》一节，以示不敢掩人之美。对前人说诗义有创见的，则更是详加引述，予以表彰。如在《毛诗分章，不为定式说》一节中，对朱熹把《生民》诗第三章末两句与第四章前两句连读评曰：“毛以此四句分读，从中划入两章，不仅乖于韵例，抑且割裂文气。朱合四句并入第



三章，则去、呱、诃、路，同叶乌部，后两句正承‘后稷呱矣’而言，义亦一贯，自较毛公为强。”（《颂诗蠡测》七）对《瞻卬》一诗“毛传以第二章为十句，至‘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为止，朱以此两句划入第三章，旧第三章之‘懿厥哲妇’，正顶此而言，故朱是而毛非也”（同上）。又如，对于《诗》中常有省文的解说，一则引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证明古人已知《诗》、《书》有探下承上而省之例；二则详引曾运乾先生之论，以证明探下承上而省有同出一章之内者，并评曰：“曾氏此说，是善于审文气，精于察文律的。推此说以释经传，不单是《诗》、《易》等数章，其例应该是极多的。”（《风诗蠡测续篇》九）于此可见郭师对前修的尊重态度。

《蠡测》用力最勤，成就最著者，在于创新，其例随处可见。如《邶风·谷风》：“泾以渭浊，湜湜其沚。”旧注训“以”为“与”，训“沚”为“小渚”，诗意阻滞不通。郭师改训“以”为“谓”（《经传释词》：“以，犹谓也。”），训“沚”为“激”之借字（《说文》：“激，清也。”），训“其”为“然”，其诗意则是“泾水谓渭水为浊，其实渭水湜湜然澄清也”，以兴“新室虽诬旧室为浊，旧室固湜湜然清也”（《风诗蠡测续篇》四）。又如《王风·中谷有蓷》：“有女仳离，条其嘯矣。”郭师释为“有女飘零，惘然嘯矣”（同上五）。《郑风·出其东门》：“聊乐我员。”郭师释为“聊乐我怀”。（同上六）《鄘风·墙有茨》：“中冓之言。”郭师释为“中垢之言”即“内污之言”（同上七）等条。经过郭师解释之后，诗意莫不厘然理顺，明白如话。旧注“由于释者不知声转，遂多臆说”（同上五），使诗意反晦之弊，得以纠正。当然，《蠡测》创新之功，绝不仅此，前述发凡起例，治《诗》方法诸端，